

Ganlan Construction

临 风 把 酒
话 干 栏

山乡干栏建筑

著者：扬光

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
边 地 建 筑 丛 书

3

山高没得人心高
吊楼起在半山腰
河中石头来砌坎
坡上杉树来架桥
郎有情来妹有意
走过千年风雨桥



贵州出版集团
GUIZHOU PUBLISHING GROUP
贵州科技出版社

临 风 把 酒
话 干 栏

山乡干栏建筑

著者：扬光



贵州出版集团
GUZHOU PUBLISHING GROUP
贵州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风把酒话干栏：山乡干栏建筑 / 扬光著. 一贵
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1. 6
（边地建筑丛书）
ISBN 978-7-80662-761-7

I. ①临… II. ①扬… III. ①民居-建筑艺术-中国
IV. ①TU24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71930号

临风把酒话干栏

山乡干栏建筑

扬光 著

责任编辑：孟志钢 张明

绘 图：龙开朗 王宇

视觉设计：时代元素传播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科技出版社

社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邮政编码：550004）

网 址：<http://www.gzstph.com> <http://www.gzkj.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57千字

插 图：106幅

印 张：9.75

开 本：787mm×1092mm 1/16

书 号：ISBN 978-7-80662-761-7/TU·052

定 价：58.00元

诗意干栏美

序一·鄂云龙

说起来，我并不懂干栏文化，但对不同的建筑文化总抱着一种好奇和敬畏。大师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和居住是海德格尔的秩序，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从“有巢”方面来说，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大地上，为这个大地增添了激情与智慧的力量。在千百年中形成的各民族多彩多姿的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反映的就是这种音乐和诗意吧。

扬光所讲的干栏文化，在西南地区比比皆是。在绿树掩映之下，在山峦缓回之中，那些房子自然地在那儿。孩子的嬉戏，水牛的安闲，雾气中偶尔透露出来的霞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干栏总是显得那么淡雅而又神秘。

但丁说：“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我们也可以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干栏也值得我们尊敬。千百年来，在那些簇新的与破败的干栏式建筑中曾经有过多少关于美丽、光荣、尊严与梦想的故事啊！

所以我还要引用一段布克哈特的话，“罗马古城内外的遗迹不仅唤起考古的热情和爱国的感情，同时也唤起了一种哀愁或感伤的忧郁”。在西南地区的山村中行走时，我的脑海中时常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段话来。其实人类的心灵是互通的，人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事物，对过往的一切，总是有着同样的眷恋之心。

侗族地域的秀美山川



当看到以干栏为标志的建筑时，有时我会产生一个怪念头：假以时日，如果不受到外来干扰，以干栏为标志的建筑文化，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与哥特、巴洛克相媲美的建筑风格呢？也许这只是个白日梦而已。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这讲的不就是安居乐业吗？安居方能乐业。所以古人才发明和打磨出了富有诗意的干栏文化。

几千年前周穆王治天下的理想就是“万民平均、和治诸夏”。而这八个字也体现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以和为主的建筑风格中。也许这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本土资源吧。

目前，在我们国家，对传统民居和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应用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20世纪80年代还可见到的江浙一带的传统村落，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已面目全非。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见到一个意大利人坐在他家的门槛上，告诉我他祖父的祖父曾在这个门槛上玩耍过。这是一个多么形象而又具体的传统啊！可惜，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玩耍过的门槛，也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方面我们应该向邻居日本学习，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日式建筑与摩天大厦相辉映，多样化与一致性形成了完美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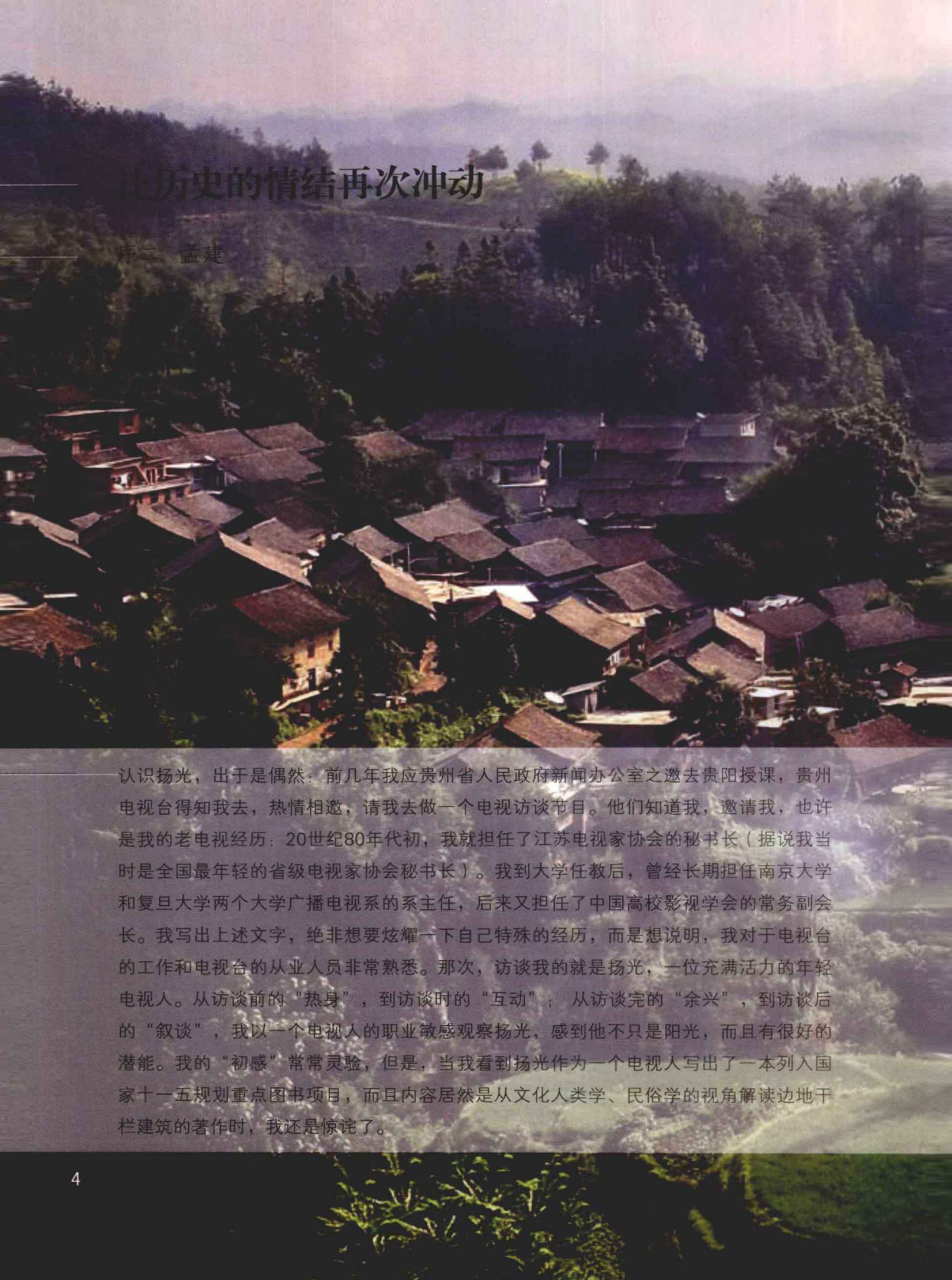
大一统不排斥多样化，大一统不是简单化、机械化、单一的标准化。我们的同胞何时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对扬光来说，干栏文化的研究也许刚刚开始。如果以交响乐作喻，这本书可能连序曲都不是，也许只是乐队刚刚在乐池中调音。但古人讲文史是积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新的乐章会更美。

扬光另有专业，干栏文化显然是一个爱好。从专业饭碗来说，也许显得不太合规，但古人也告诉我们，有学问不一定有科名，有科名不一定有功名。古代的庙都是因菩萨而扬名，而不是菩萨靠庙吃饭。

清人叶星期说：“波澜非能自为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为之地，而后波澜为美也。”干栏文化，其为扬光之江湖池沼乎？

注：鄂云龙教授，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



让历史的情结再次冲动

序二 孟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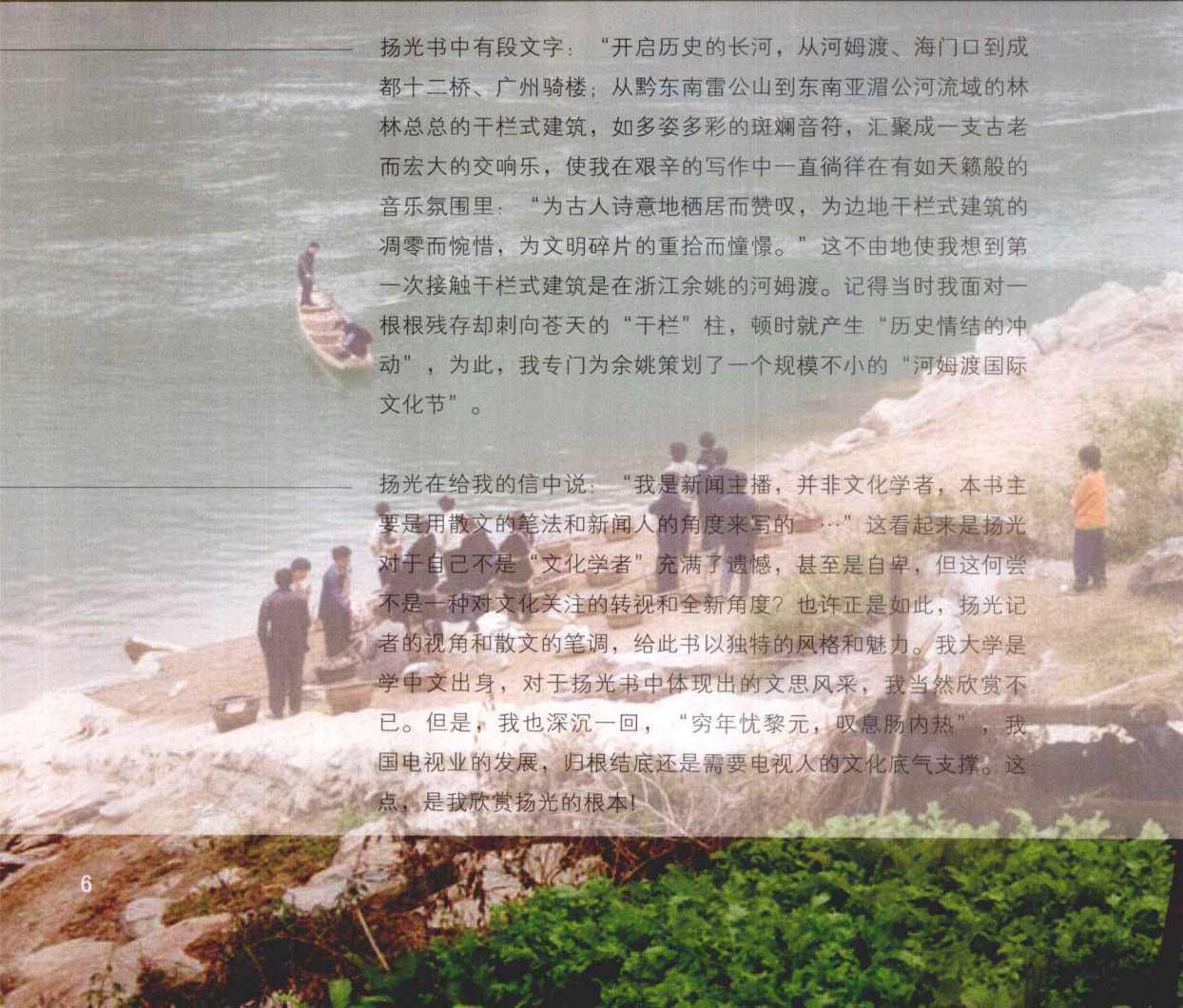
认识扬光，出于是偶然：前几年我应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之邀去贵阳授课，贵州电视台得知我去，热情相邀，请我去做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他们知道我，邀请我，也许是我的老电视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担任了江苏电视家协会的秘书长（据说我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电视家协会秘书长）。我到大学任教后，曾经长期担任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大学广播电视系的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我写出上述文字，绝非想要炫耀一下自己特殊的经历，而是想说明，我对于电视台的工作和电视台的从业人员非常熟悉。那次，访谈我的就是扬光，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电视人。从访谈前的“热身”，到访谈时的“互动”；从访谈完的“余兴”，到访谈后的“叙谈”，我以一个电视人的职业敏感观察扬光，感到他不只是阳光，而且有很好的潜能。我的“初感”常常灵验，但是，当我看到扬光作为一个电视人写出了一本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项目，而且内容居然是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解读边地干栏建筑的著作时，我还是惊诧了。





扬光书中有段文字：“开启历史的长河，从河姆渡、海门口到成都十二桥、广州骑楼；从黔东南雷公山到东南亚湄公河流域的林林总总的干栏式建筑，如多姿多彩的斑斓音符，汇聚成一支古老而宏大的交响乐，使我在艰辛的写作中一直徜徉在有如天籁般的音乐氛围里：“为古人诗意地栖居而赞叹，为边地干栏式建筑的凋零而惋惜，为文明碎片的重拾而憧憬。”这不由地使我想到第一次接触干栏式建筑是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记得当时我面对一根根残存却刺向苍天的“干栏”柱，顿时就产生“历史情结的冲动”，为此，我专门为余姚策划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河姆渡国际文化节”。

扬光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是新闻主播，并非文化学者，本书主要是用散文的笔法和新闻人的角度来写的……”这看起来是扬光对于自己不是“文化学者”充满了遗憾，甚至是自卑，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文化关注的转视和全新角度？也许正是如此，扬光记者的视角和散文的笔调，给此书以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我大学是学中文出身，对于扬光书中体现出的文思风采，我当然欣赏不已。但是，我也深沉一回，“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我国电视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需要电视人的文化底气支撑。这点，是我欣赏扬光的根本！





扬光在书中写到：“古老的干栏式建筑犹如一首悠长的史诗般的长歌，唱到今天。我们只能在深藏在历史经纬深处的边地才能较为清晰地聆听到她优美婉转的吟唱，她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成为最后的绝响，消失在历史发展的尘埃里吗？”眼下，谁敢保证这珍惜的历史遗存能够伴随现代文明永远地保存下去？世界瑰宝敦煌的保护动用了如此巨大的国家，甚至是国际资源，仍让人忧心忡忡（当然，数字技术的出现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帮助）。但是，物化的干栏，物化的敦煌，也许更应当内化成心灵的“干栏”、心灵的“敦煌”！

我在为新疆吐鲁番做“吐鲁番文化形象战略和产业规划”时（我主编的《吐鲁番地区文化产业规划》等著作已出版），十多次到过吐鲁番，沉下去，那儿的文化让我深深震颤！我曾为丛书做序，题为“吐鲁番：人类永远不复返的童年，具有永久的魅力！”实际上，我是借用了马克思在赞叹古希腊文明时的精彩论述。

屈原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是表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歌德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此表达：“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中国的电视人，都去追求吧，这样，中国电视的春天才会永驻！

注：孟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目录

• 引言：划过时空的音符	11
• 光阴的故事	13
• 散落的音符	48
• 多彩的变奏	80
• 如歌的行板	126
• 后记	146



引言：划过时空的音符

□是谁给了我们人类第一个真正建筑学意义上的家呢？J.里克沃特说：中国第一名建筑师与他的“原始屋”对梭罗，对艾默生，对霍桑，树林中那栋小屋……是乌托邦伟大传统的本质性还原……这个被J.里克沃特称为中国第一名建筑师的便是“有巢氏”，他最伟大的建树之一就是“原始屋”——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干栏式建筑。

□在中国建筑史的宏大叙事中，干栏式建筑以其悠久的历史、多彩的形态、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独有的魅力，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

□干栏式建筑是铺排在大地上的不朽历史，她源远流长，分布极广，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最早的发祥地到今天几近绝迹，我们只能在各种演化之后的建筑形式中还依稀可以看到她的影子。

光阴的故事

在浮华喧嚣的大背景下，很多人都想寻一段或豪放或婉约或古老或青涩的旋律，来诉说自己的心曲，这也是我很久以来一直在做的一个梦。是梦就总有开始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当然最好是温馨的家，所以，我今天要选的这段古老而年轻的旋律就是家了。那么是谁给了我们人类第一个真正建筑学意义上的家呢？我们不是在考古，但J.里克沃特的话也许能说明些什么。他说：中国第一名建筑师与他的“原始屋”对梭罗，对艾默生，对霍桑，树林中那栋小屋……是乌托邦伟大传统的本质性还原……这个被J.里克沃特称为中国第一名建筑师的便是“有巢氏”，他最伟大的建树之一就是“原始屋”——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干栏式建筑。

中国的文字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意蕴可谓气象万千。相传中国的汉字为仓颉所造，其中的“家”字可以断定是受了有巢氏“原始屋”的启发。家，会意。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宀”（míán），表示与室家有关，下面是“豕”，即猪。



甲骨文中的“家”字



有巢氏，中国古代神话中发明巢居的英雄，也称“大巢氏”。有巢氏的传说在先秦古籍中已有记载。《庄子·盗跖》说：“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这一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穴居而进入巢居的情况。《遁甲开山图》说：“石楼山在琅玕，昔有巢氏治此山南。”（《艺文类聚》卷十一引）琅玕山在山东省诸城市，所谓有巢氏治于此，实不足为信。项峻《始学编》说：“上古皆穴处，有圣人出，教之巢居，今南方巢居，北方穴处，古之遗迹也。”（《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认为巢居开始于南方。《林邑记》也说：“苍梧已南，有文郎野人，居无屋宅，依树上住宿，食生肉，采香以为业，与人交易，若上皇之人。”（《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引）周去非说：“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其所以然者，盖地多虎狼，不如是，人畜皆不得安，乃上古巢居之意欤！”（《岭外代答》卷四）这都说明巢居可能起源于南方。